

徐志摩文集 (一)

徐志摩 ◎ 著



我所知道的康桥

泰戈尔

我的彼特

吸烟与文化

京华出版社

徐志摩文集 (一)

徐志摩 ◎ 著



我所知道的康桥

泰戈尔

我的彼得

吸烟与文化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志摩文集/徐志摩著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80724-314-4

I. 徐… II. 徐… III. ①徐志摩(1896~1931)—文集②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1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508 号

徐志摩文集(一)

著 者 ☐ 徐志摩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印 刷 ☐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☐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 ☐ 400 千字

印 张 ☐ 20

出版日期 ☐ 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978-7-80724-314-4

定 价 ☐ 118.00 元(全四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导 读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历代诗人名家辈出，灿若群星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青年诗人徐志摩那电光火石般短促的一生，那充满浪漫激情的新体诗歌，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。

徐志摩（1897—1931），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。徐志摩是独生子，从小天性聪慧，学业优异。1915年10月，18岁的徐志摩遵从父命与16岁的张幼仪于家乡结婚。婚后不久，徐志摩北上天津、北京求学，先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，后随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法科，拜梁启超为师。赴美英留学，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



徐志摩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Xuzhimo

学位。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，并结识陈西滢、英国作家韦尔斯，开始对文学感兴趣。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，剑桥优美的自然环境、自由的学术氛围、悠闲的生活方式、流行的政治思想，都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因为受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和西洋文学的熏陶，再加上个人感情气质等方面的原因，徐志摩开始了新诗的创作，走上了浪漫主义诗人的道路。

徐志摩的文学才能表现在多方面。他写过散文、小说，与陆小曼合写过剧本，还写过时政评论、文艺专论等。当然，他的主要成就还是新诗。

文学作品中，诗最难读，主要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思想内容，特别是把握意境等方面难度更大。要知人论世，更要知人论文，知人论诗。要读懂徐志摩的诗，就必须全面地了解徐志摩生平遭际、学识渊源、家庭婚恋、个性特点及时代潮流等。概括起来，徐志摩流星闪电般短促的一生，有两个方面对他生活创作影响最为深远。其一是他学养深厚，学贯中西。徐志摩从小受到良好教育，又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，特别是剑桥大学及英国文学对徐志摩影响

很大。徐志摩说：“就我个人说，我的眼是康桥（今译为剑桥）教我睁的，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，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。”他结交中外名流学者之众多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可以说无出其右。国内如梁启超是其恩师，其他如陈独秀、胡适、瞿秋白、郭沫若、陶行知等。国外如英国学者狄更生、罗素，著名作家托马斯·哈代、曼殊斐儿，印度诗人泰戈尔等。其二是与两位才女——林徽音和陆小曼的感情经历。为了二人，徐志摩奔波于北京、南京和上海之间，最终而付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当然，就像巴尔扎克在穷困煎熬中写出了不朽的《人间喜剧》一样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非凡的女性，徐志摩才成就了诗人徐志摩。

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史上的重要诗歌流派。关于新月派和新月社，要注意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，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新月社于1923年在北京由徐志摩、胡适、陈西滢等人发起而成立。这并不是一个文学团体，它是由“聚餐会”开始的，后来发展为新月社俱乐部。参与其中的有政客、银行家、民族资



徐志摩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Xu Zhimo

本家、军人、文人等，如梁启超、张君勱、张君勱、王赓等。徐志摩想依靠新月社同人的力量在政治、思想和文艺上闯出一条路。1926年6月以后，徐志摩、胡适、闻一多等相继离开北京，新月社无形之中风流云散，到1927年，新月社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。

新月派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涉及面较广的流派，政治、思想、学术、文艺兼而有之。当然，这并不妨碍我们主要从文学角度来研究新月派。新月派的主要成员在政治立场、人生态度、艺术趣味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。如胡适既搞学术又热衷于政治，态度相对平和。而闻一多则不满于新月社的“绅士气味”，他独树一帜，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徐志摩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表示不满，他自命清高，不愿与国民党政府同流合污，拒绝在其中任职。

徐志摩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写诗，1925年即出版诗集《志摩的诗》，在诗坛上已占据一定地位。他早期的诗歌表现了同情爱国者，抗议军阀暴行和人道主义精神，充满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。1927年

9月，徐志摩出版了第二本诗集《翡冷翠的一夜》，共收录诗歌三十六首，译诗五首。这时国民党的独裁专制，击破了徐志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梦想。面对着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，他感到“我不能抵抗，我再没有力量”。徐志摩说：“我的第二集诗——《翡冷翠的一夜》——可以说是我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波折的留痕。我把诗稿送给（闻）一多看，他回信说：‘这比《志摩的诗》似乎是进步了——一个绝大的进步。’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，但我在诗的‘技巧’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。”1931年8月，诗人自编的最后一本诗集《猛虎集》出版，共收诗三十三首。徐志摩在《猛虎集·序文》中说：“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，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，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。”“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。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，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。”“我再没有别的话说，我只要你们记得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止，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，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；诗人也



徐志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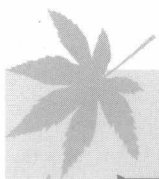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Xu Zhimo

是一种痴鸟，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，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，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也不住口。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。”留下这些肺腑之言的三个月后，诗人就去了天堂。诗人的这些话，对我们深入解读他的诗歌很有帮助。

目 录

巴黎的鳞爪	(1)
我所知道的康桥	(31)
北戴河海滨的幻想	(49)
泰山日出	(57)
翡冷翠山居闲话	(63)
泰戈尔	(69)
我的彼得	(81)
罗曼罗兰	(91)
曼殊斐儿	(103)
译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	(127)
吸烟与文化	(131)
自 剖	(139)



巴黎的鳞爪

咳巴黎！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；尝过巴黎的，老实说，连地狱都不想去了。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，衬得你通体舒泰，硬骨头都给熏酥了的——有时许太热一些。那也不碍事，只要你受得住。赞美是多余的，正如赞美天堂是多余的；咒诅也是多余的，正如咒诅地狱是多余的。巴黎，软绵绵的巴黎，只在你临别的时候轻轻地嘱咐一声“别忘了，再来！”其实连这都是多余的。谁不想再去？谁忘得了？

香草在你的脚下，春风在你的脸上，微笑在你的周遭。不拘束你，不责备你，不督饬你，不窘你，不恼你，不揉你。它搂着你，可不缚住你：是一条温存的臂膀，不是根绳子。它不是不让你跑，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远在你的记忆里晃着。多轻盈的步履，罗袜的丝光随时可以沾上你记忆的颜色！

但巴黎却不是单调的喜剧。赛因河的柔波里掩映着罗浮宫的情影，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后的呼吸。流着，温驯的水波；流着，缠绵的恩怨。咖啡馆：和着交颈的软语，开怀的笑响，有踞坐在屋隅里蓬头少年



徐志摩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Xu Zhimo

计较自毁的哀思。跳舞场：和着翻飞的乐调，迷醇的酒香，有独自支颐的少妇思量着往迹的怆心。浮动在上一层的许是光明，是欢畅，是快乐，是甜蜜，是和谐；但沉淀在底里阳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经验的本质：说重一点是悲哀，说轻一点是惆怅：谁不愿意永远在轻快的流波里漾着，可得留神了你往深处去时的发现！

一天，一个从巴黎来的朋友找我闲谈，谈起了劲，茶也没喝，烟也没吸，一直从黄昏谈到天亮，才各自上床去躺了一歇，我一合眼就回到了巴黎，方才朋友讲的情境恹恹的把我自己也缠了进去；这巴黎的梦真醇人，醇你的心，醇你的意志，醇你的四肢百体，那味儿除是亲尝过的谁能想象！——我醒过来时还是迷糊的忘了我在那儿，刚巧一个小朋友进房来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“你做什么梦来了，朋友，为什么两眼潮潮的像哭似的？”我伸手一摸，果然眼里有水，不觉也失笑了——可是朝来的梦，一个诗人说的，同是这悲凉滋味，正不知这泪是为那一个梦流的呢！

下面写下的不成文章，不是小说，不

是写实，也不是写梦，——在我写的人只当是随口曲，南边人说的“出门不认货”，随你们宽容的读者们怎样看罢。

出门人也不能太小心了，走道总得带些探险的意味。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预期的发现，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，那我们活什么来了？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采花，到海边就得捡贝壳，书呆子进图书馆想捞新智慧——出门人到了巴黎就想……

你的批评也不能过分严正不是？少年老成——什么话！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权，也是他们的本分；说来也不是他们甘愿，他们是到了年纪不得不。少年人如何能老成？老成了才是怪那！

放宽一点说，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；别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顺，它那里面多的是潜流，多的是漩涡——轮着的时候谁躲得了给卷了进去？那就是你发愁的时候，是你登仙的时候，是你辨着酸的时候，是你尝着甜的时候。

巴黎也不定比别的地方怎样不同：不同就在那边生活流波里的潜流更猛，漩涡更急，因此你叫给卷进去的机会就更多。



徐志摩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Xu Zhimo

我赶快得声明我是没有叫巴黎的漩涡给淹了去——虽则也就够险。多半的时候我只是站在赛因河岸边看热闹，下水去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，但至多也不过在靠岸清浅处溜着，从没敢往深处跑——这来漩涡的纹螺，势道，力量，可比远在岸上时认清楚多了。

一 九小时的萍水缘

我忘不了她。她是在人生的急流里转着的一张萍叶，我见着了它，掬在手里把玩了一晌，依旧交还给它的命运，任它飘流去——它以前的漂泊我不曾见来，它以后的飘泊，我也见不着，但就这曾经相识匆匆的恩缘——实际上我与她相处不过九小时——已在我心泥上印下踪迹，我如何能忘，在忆起时如何能不感须臾的惆怅？

那天我坐在那热闹的饭店里瞥眼看着她，她独坐在灯光最暗漆的屋角里，这屋内那一个男子不带媚态，那一个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，就只她：穿一身淡素衣

裳，戴一顶宽边的黑帽，在髻密在睫毛上隐隐闪亮着深思的目光——我几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尔到红尘里随喜来了。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，她的别样的支颐的倦态，她的曼长的手指，她的落寞的神情，有意无意间的叹息，都激发我的好奇——虽则我那时左边已经坐下了一個瘦的，右边来了肥的，四条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着酒杯。但更使我奇异的是她不等跳舞开始就匆匆的出去了，好像害怕或是厌恶似的。第一晚这样，第二晚又是这样：独自默默的坐着，到時候又匆匆的离去。到了第三晚她再来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，想法接近她。第一次得着的回音，虽则是“多谢好意，我再不愿交友”的一个拒绝，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好奇。我再不能放过她。巴黎的好处就在处处近人情；爱慕的自由是永远容许的。你见谁爱慕谁想接近谁，绝不是犯罪，除非你在经程中泄漏了你的尘气暴气，陋相或是贫相，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。只要你“识相”，上海人说的，什么可能的机会你都可以利用。对方人理你不理你，当然又是一回事；但只要你的步骤